



宋文鑑

和
339
24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墓表

石曼卿墓表

歐陽修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歐陽修

胡翼之墓表

歐陽修

瀧岡阡表

歐陽修

處士征君墓表

王安石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王安石

程伯涓墓表

程頤

呂和叔墓表

范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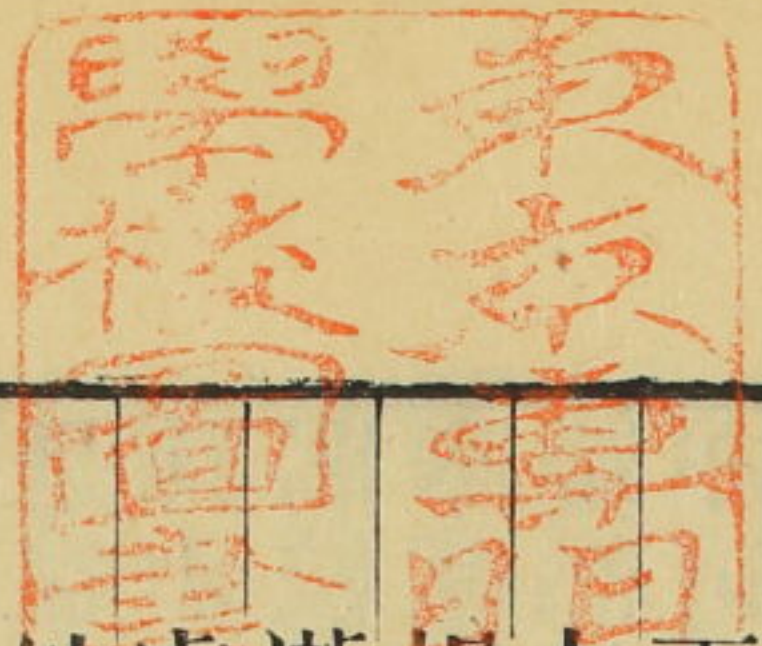
神道碑銘

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范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太尉王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利
292
24

新錢表
有物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石曼卿墓表

歐陽修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大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 天子其後太

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及聞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鳴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其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者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歐陽修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

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以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某字某某州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官某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賜宗族朋友人有慢己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謹曰說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觀考君

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胡翼之墓表

歐陽修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皋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

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嘆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且誌于幽堂

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瀧岡阡表

歐陽修

鳴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
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
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修曰汝父爲吏廉
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
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
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
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
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
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吾不
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
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
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
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
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是不求而死者恨也夫

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
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
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
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
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
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
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
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
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
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
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
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
夷陵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
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三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

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留
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
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
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賜皇會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
大夫太師中書令會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
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
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
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韓國於是小
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
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
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
其世譜具刻于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
而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
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二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

十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
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
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實食封壹千貳百戶修表

處士征君墓表

王安石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鑿無貧富
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
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
而子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
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
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
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
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
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
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

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鏡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王安石

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強而安事舅姑夫撫字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疏愚良一無閒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道處士信厚聞其鄉子為士無虧行繫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安石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愠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噫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潘旣誌

其葬四年安石還自揚州復其墓復墓曰聖人之教必繇閭門始後世志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戾相蕩以侈龐然數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隣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程伯淳墓表

程頤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憚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

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采眾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旁以詔後人

呂和叔墓表

范育

元豐五年歲次壬戌六月癸酉呂君和叔卒九月乙巳從葬驪山之趾先大夫之墓其孤義山請識以文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者矣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系其身行云君諱大鈞字和叔其先汲郡人皇考鵠贈司封員外郎王考通太常博士贈兵部侍郎考蕡比部郎中贈左諫議大夫由兵部葬京兆之藍田故子孫為其縣人焉初諫議學游未仕教子六人後五人相繼登科知名當世其季賢而早死縉紳士大夫傳其家聲以為美談君其第三子也中進士乙科調泰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

博務改光祿寺丞知耀州三原縣請代親入蜀移綿州巴西縣諫議致仕居里君亦移疾不行丞相韓公子華宣撫陝西河東辟書寫機密文字府罷移福州侯官縣故相曾宣靖公鎮京兆薦涇陽縣皆不赴丁諫議憂服除獨家居講道數年仲兄龍圖閣待制大防請監鳳翔府造舡務君起就之官制改為宣義郎會詔伐西夏鄜延路轉運司檄君從事法為可辭使者請于朝君亦以禮際善而得行乃往從君亦盡力不苟以避使者愈賢之薦管句文字數月感疾卒延州官舍享年五十有二君性純厚易直彊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為眾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蓋大學之教不明於世者千五百年先是扶風張先生子厚聞而知之而學者未知信也君於先生為同年友一言而契往執弟子禮問焉君謂始學必

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性命之際正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先生以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君乃信已不疑設其義陳其數倡而行之將以抗橫流繼絕學毅然不恤人之非閒已也先生亦歎其勇為不可及始居諫議喪衰麻斂奠祭之事悉捐俗習事尙一倣諸禮後乃寢行於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閒其文節粲然可觀人人皆識其義相與起好矜行一朝知禮義之可貴久之君之志既克少施而於趣時求中未能沛然不疑然後信先生之學本末不可踰以造約為先務矣先生既歿君益脩明其學援是道推之以善俗且必於吾身親見之既而曰有命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其始講修先生之法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而已既又知夫君子之德不存焉雖不信而不悔始也急於行已既乃至而不迫優游乎道之可樂始也嚴於率人既乃和而不解使學者趨而不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能與於此君疾命歸室正席默坐問者至語未終而歿其徒聞疾或自家于官所及

訃至相率迎其喪遠至數百里貧者位于別館哭之卒時夫人种氏治其喪如君所以治諫議之喪其孤既葬而祭于家必以禮嗚呼死生之際安而不惑可以見養之至道行乎妻子善信乎朋友鄉黨可以見誠之感君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德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嘗撰次井田兵制為圖籍案之易易大臣有薦宮邸教授者法當獻文君上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賦推是道也佩乎天下矣君始娶馬氏再嫁則种夫人也子義山能傳其父學孫男麟愈舟女一嗚呼仲尼七十而變化不息顏子短命未見其止曾子老而德優先生有言樂正子與舜同術願其行有未至若君之術與聖人同其至足以觀之惜乎不得見其老放乎致極以立乎聖人之門一朝之遇措乎天下國家乃中身而止矣嗚乎君之自信其所行以致其所及可為眾人道者也其信諸已而知乎天者則又非眾人之所可知必有君子而知君者矣安得孔子之門人與論君之德者乎

神道碑銘

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范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郡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會祖蘇州糧料判官諱某爲太保祖祕書監諱某爲太傅考諱某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

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

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
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
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
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
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
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
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
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
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
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
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墾營
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
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
壘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

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何如
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
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
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
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
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資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
謝諸羌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
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
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
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
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
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
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
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

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勸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勸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顧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

穎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眾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倣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爲難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

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太尉王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 眞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 眞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諡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

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

太祖 太宗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涪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瑁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眞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眞宗益知

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
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用真宗曰吾固已知之
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
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
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
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
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
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進退能否賞罰必
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
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
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
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
而眾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

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
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
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
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
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
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
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
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
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
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
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
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
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

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眞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暝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柰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眞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眞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

眞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眞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眾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眞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眞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眞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眞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卽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宋國夫人後公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

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友悌尤篤任
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勸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
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
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
享 真宗廟廷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也觀公之所以相而
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
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
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
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
之節而錄可紀者輒聲爲銘詩昭示後世以彰 先帝之明以稱
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 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 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 真宗不言以
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 匪卜匪筮公爲蓍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
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
萬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諗廟工

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所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
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
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
萬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諗廟工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五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六

神道碑銘

晏元獻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王武恭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王安石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安石

曾子固神道碑銘

韓維

晏元獻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為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諡曰元獻有司請

輟視朝一日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
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勅史臣修
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 眞宗皇帝時天下無
事 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
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日起田
里進見 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
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 天子嘉賞
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 陛下
養德東宮 先帝選用臣屬卽以公遺 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
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
公既薨而 先帝之名臣與 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
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
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
諱塘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

曾祖諱延白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郛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
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
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
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 眞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
召試詩賦論公徐啟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 眞宗益嗟異之
因試以他題以爲祕書省正字置之祕閣使得悉讀祕書命故僕
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
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
郎丁父憂去官已而 眞宗思之卽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
舟送之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
求去官服喪不許今 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
遷左正言直史館 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
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

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 眞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 眞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 眞宗遺詔 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 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 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尙書左丞 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 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 太后崩大臣執政

者皆罷公爲禮部尙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尙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尙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先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出入之要皆有法 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尊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才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 天子旣厭西兵閱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旣罷以工部尙書知穎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尙書拜觀文

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一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士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子加等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

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人公既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邱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子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王武恭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縣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有勞有勤報郵追崇以有茲

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眾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甌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 眞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 今天子卽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 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 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爲

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 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卽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愧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慶厯二年起公爲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厯陳其世家使者悚聽是歲徙眞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

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

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

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
隍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
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
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
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
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
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
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邗國公
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諡曰
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爲定安郡夫人追封
榮國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
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
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飭偉

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
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 帝曰
休哉汝子舊臣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子敢侮公來在
廷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耆
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
勲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王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
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
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
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
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
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
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

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
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知節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
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特授西頭供奉官而
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
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
巡檢劉文裕等將繫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
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
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
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
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
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
兵少而積粟多餼其腐尙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
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
舍多壞而流民眾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

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澠化
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
信卽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
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劔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
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
賊率其眾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
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
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真宗卽
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
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
都計事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渡江薄我旣息而戰
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
正合殺旰等無噍類真宗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
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

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閣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為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為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釋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為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羗方以兵覘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為而羗卒不能為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人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為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至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 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

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閣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為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為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令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為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眾 真宗多以公言為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為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為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為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 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為彰德軍節度

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聞入謁 眞宗輒使
閣門祗候二人伺公至卽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
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
召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六月
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
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 眞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傳召
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眞宗爲之震悼
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
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
美終內殿承制閣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
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使知恩州公少伉儷以武力智謀自
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
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蹇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
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 眞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

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 太宗眞宗之時
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眾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
貴雖眾雖強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 帝曰直哉汝子良弼見
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
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讓說不用是維 帝明士或
困窮莫知其有旣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
耄天爲不謀德歉於年孰云耆老有資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
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詒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安石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內堤
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
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
有五子鼎臣得臣寶臣輔臣清臣今獨在爲尙書司門郎中

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銷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為知己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疆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公請一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子汝嘉閉陷柰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苟紆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至疆敕還會奔靈州帝察公藝可書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梧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倅州用獄一管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澗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于湖北遷自濠梁

又奪一官往禱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摠其輸煌煌金章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諾公與俱會瑋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為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輟之銓衡乘傳臨并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國中失用命選事得權進黜加職侍讀改司羣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為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耐而吉公有四子伯為進士承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為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曾子固神道碑銘

韓維

公姓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其四世祖延鐸始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其履閱行實則有國史若墓銘在公生而警敏自幼讀書為文卓然有大過人者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又為英宗實錄院檢討官通判越州屬歲饑公與積藏通有無老稚怡怡不出里閭果腹而嬉擢知齊州齊俗悍強豪宗大姓抵冒僭濫其尤無良者羣行剽劫火光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民為伍謹幾察急追胥且捕且誘盜發輒得市無攫金室無允坯貨委乎塗犬不夜吠徒知襄州襄有大獄久不決公一閱知其冤盡釋去一郡稱其神明又徙洪州歲大疫公儲藥物飲食在所授病者民以不天死師出安南道江西者且萬人公陰計逆具

師至如歸既去而市里有不知者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有大盜數千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黨疑不順往往屯聚居人惴恐瀕海山林阻深椎埋剽盜依以為淵藪公以方略禽獲募誘亡慮數百人增置巡邏水行陸宿坦如在郭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州城工程工賦裁省費十六民不知役而城具數月徙亳州元豐三年知滄州道由京師召對神宗察公賢留勾當三班院數對便殿其所言皆安危大計天子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部事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獨當上喻以將用卿之漸耳毋重辭五年大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除授日數十人公各舉其職以訓下寧深厚學者以為復見三代遺風今天子為延安郡王其賤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先帝持以屬公九月以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年六十有五七年六月丁酉

葬于南豐從周鄉之源頭敕在所給其喪事公剛毅直方外謹嚴而內和裕與人交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必盡言其過有善必推揚其所長獎誘後進汲汲唯恐不逮其為政嚴而不擾必去民疾苦而興所欲者未嘗按劾官吏所莅至于今思之天子且欲大用而公不幸死矣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勳累加輕車都尉母周氏豫章郡太夫人吳氏會稽郡太夫人朱氏遂寧郡太夫人元配晁氏光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緡瀛州防禦推官知揚州天長縣事綜瀛州防禦推官知宿州蘄縣事綱右承務郎監常州稅務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悲志愈息怵憊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公平生無所好唯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自雋定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既沒集其遺藁為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自唐衰天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其體一復於雅其後公與王荆公介甫相繼

而出為學者所宗於是大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矣初光祿公歸家甚貧公竭力以養溫清旨甘無一不如志者既孤奉太夫人如事光祿教養弟妹曲有恩意四弟牟宰布肇繼登進士第布肇以文學論議有聲當世九妹皆得其所歸嗟乎子固而位於斯而壽止於斯然其所以自立者可以為不亡矣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茂其蓄彌劬發為文章一世大驚哲人其萎邪說嗚吠公不聽營徑前無闕砭廢藥瘍扶昏剔瞶波濤沄沄東入于海姬淪劉亡文弊辭靡引商召羽儷六駢四組繡芬葩不見粉米公於其間鷹揚虎視發揮與雅揀斥浮累巍然高山為嶽仰止栖遲椽曹翱翔書府如鷲之鷲如薪之楚出貳于越究問疾苦屬歲大歉稼荒于畝興積于民發藏于庾既助既補裒含哺式歌式呼謂民父母一麾出守六上郡計振張頷目補葺剝弊庭不留訟獄無濫繫勞之來之鰥寡以遂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公殿海服有命來覲 帝曰汝賢毋遠王室其代予言汝且輔弼
五聖大典唯公紬繹百官正名唯公訓敕忠言嘉謨入則造膝公
用不暨公志不卒偉望廣譽如星如日石可磷兮公名不沒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神道碑

富鄭公神道碑銘

富鄭公神道碑銘

蘇軾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
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
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
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
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 眞宗皇帝用宰相寇準
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既震動兵始接射殺
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
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
民也何多以殺爲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
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

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弃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

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馱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弃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雁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求異代故

地豈北朝之利也哉 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 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瞞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 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

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欺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 真宗 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苟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會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會

晏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日子當以是進天
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
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
等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
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
賢院從王會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
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
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
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
相器召還為開封府推官擢知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
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
萬一北虜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
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
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

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勲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
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郡監李康伯
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
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勲德和
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
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男昭序為御藥公奏
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
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
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
契丹矣夏守贊為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都鈐轄
公言用守贊既為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
吏必怨懼盧守勲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
觀察使魏昭昞為同州鄭守忠為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為步軍都
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

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
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
來吏民上書者甚眾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
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仲學士公言此宰相偷
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
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
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 仁宗曰軍國之
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
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
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
稱僞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
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
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
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

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
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
曰公卽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
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
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命聞一
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
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
大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歷三年三月
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
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 陛下思夷狄輕
侮中原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
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
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

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
之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
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為
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暮月
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
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
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
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遂漸易諸路監司之
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
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
可許乃卻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
詔冊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
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
且發兵會元昊伐杲兒族於河東為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

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
而河東險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
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
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因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
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杲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
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公曰虜雖不來
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為罔
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
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
讒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
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
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
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
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

吏自前資待問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卽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劔印于妖師欲以其眾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卽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幼擅遣中使罪 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

懇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 仁宗密覘知之歐陽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修頓首稱賀 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閒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 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 英

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
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
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
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
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
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
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
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
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
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昃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
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
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
聞之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

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
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
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
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
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當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
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兩公又上疏願益畏
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荅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
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
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
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
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
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
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

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會翌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閣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

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干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

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為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賑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眾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昞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為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庭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為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賦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

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為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耻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為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為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勳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致復議雍容進退卒為宗臣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嬉以殺為儼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畀爾鑪椎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敕

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劓別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維彼
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答之既服既
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宣景德元禩
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雁降
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啟其衷北至燕然南至
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飢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
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維正
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邱公豈是藏維
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神道碑

趙清獻公神道碑銘

蘇軾

趙康靖公神道碑銘

蘇軾

趙清獻公神道碑銘

蘇軾

故太子少師清獻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凱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
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
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
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爲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蓋嘗竊觀
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
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
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
具爲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爲近
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姦究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爲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爲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爲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會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旣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獄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闋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庾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

縣榜其所居里爲孝弟處士孫處爲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誨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驟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會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爲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温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爲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

武酒稅吳充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卿皆出
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
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
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
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
陽已而歐陽修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
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
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眾耳修等由此不去一時名
臣賴之以安 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詢懼及上既康
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
而求郡得睦睦歲爲杭市羊公爲移文卻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
地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
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餞衙前治廚傳破家
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

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
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
吉以燒煉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
作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啟宋庠爲樞密使
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
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
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
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
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
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
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疏鑿瀨石民賴其利虔當
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船移二
廣諸郡曰仕官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
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

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為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皆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為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眾為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為從者宜特黥配及為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他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為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轉運使陞辭上面諭曰趙某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為言上曰用趙某為諫官

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啟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為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為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鯨配佗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

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
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
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
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
言卽法也豈謂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卽日辭去至蜀
默爲經略而燕勞閑暇如佗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
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
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眾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
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劔州民李孝忠集眾二
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昇法吏以意
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
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王等蠶聚境上肆爲
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諭
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縶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

命謹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
吳越大飢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
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
其力故越人雖飢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旣而
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
墳廟埋圯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取其田
租爲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年未七
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
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
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帆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雁蕩吳越
間榮之帆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帆提舉浙東常平以便其
養帆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
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
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

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峴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峴也今為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為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為人和易溫厚周旋典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為養氣安心之術條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峴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為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也公為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

杭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蕭望之為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為馮翊民未有聞黃霸為潁川治行第一其為丞相名不逾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在其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趙康靖公神道碑銘

蘇軾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為能兵以不用為功財以不聚為富人以不作聰明為賢雖有絕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為常德是以四方又安兵革不試民之戴未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眾長者之助也易曰師正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

臣斷斷倚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
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
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丈人
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概字叔平其先河朔人
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員外
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
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
戚綸黃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為
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釀黃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
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
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連水軍公為
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為多不法
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為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堂

賦者三十餘人歲飢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
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
通州入為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為直集賢院
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夷者挾持郡事肆為不
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爽與郡
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
給善米且將有變公笑不荅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
者公即斬以徇取陶下獄得其姦賊且奏徙夷欽州一郡股栗城
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為民患公建為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
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為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
與城平恃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
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飭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
一月辦坐失舉張誥奪官罷歸起監密州酒徒楚州糧料院以郊
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

嘗爲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召
修起居注朝廷欲同修玉牒久之除歐陽修起居注朝廷欲驟用
修而難於躡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
糾察在京州獄遷選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句當三班院會郊禮
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
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後遂以爲
例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
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卽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旦
夕爲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
林爲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雲山之西
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
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
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
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

李參爲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爲
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
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以龍圖閣學
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刺
員禁中燒銀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
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
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 仁宗命 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
足爲重遂與執政建言立爲皇太子從之 英宗卽位遷戶部侍
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
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尙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
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爭爲
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 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
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
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 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

公陪祠每辭以老疾聞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行改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大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約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眞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會孫男六人鞞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爲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躡公爲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爲言獨抗章言脩無罪爲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

天下法爲人報仇 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既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爲進奏院以羣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誥以賊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誥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調給之代馮浩爲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爲大略如此至於敦尚契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爲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曰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爲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効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爲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人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穆 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左右

刑于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懌帝識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姦難不瘳不跋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佞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恥而悛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補亡先生傳

柳開

退士傳

种放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桑澤傳

歐陽修

趙延嗣傳

石介

范景仁傳

司馬光

文中子補傳

司馬光

無名君傳

邵雍

洪渥傳

曾鞏

補亡先生傳

柳開

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也既著野史後大探六經之旨已而有包括揚孟之心樂為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

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為其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或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何復易之不若無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識其身義以誌其事從于善而吾惡夫畫者也吾既肩且紹矣斯可已矣所以吾進其力于道而遷其名于己耳庶幾吾欲達於孔子者也或曰古者稱己孤不改若是無乃不可乎先生曰執小禮而妨大義君子不爾為也乃著名解以祛其未悟者眾悉以為然先生始盡心于詩書以精其奧每當卷歎曰嗚呼吾以是識先師之大者也不幸其有亡逸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聖人之言復加何如耳尤于餘經博極其妙遂各取其亡篇以補之凡傳有義者即據而作之無之者復已出辭義焉故號曰補亡先生也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當藁若書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無續功而成之者苟一舉筆不終其篇雖十已就其八九亦棄去不復作矣眾問之先生曰吾性不喜二三而為之者方出而

或止之辭意遽紛亂繼後強繼以成之亦心竟若負病矣或問之曰子之補亡篇于古不足當其逸于今不足益其存無妄為乎先生對曰然縱不能有益於存亡庶勝乎無心于此者也既而辭義有俱亡不知其可者慮人之惑先生即皆先立論以定其是非用質其旨要先生常謂人曰夫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人無異耳蓋其後之典教不能及之故大于世矣吾獨視之與汝異耳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大者不過滿幅之紙古謂其中稍之者亦不過矣而誦之日盡數萬言未嘗廢忘有講書以教後學也先生或詣其精廬適當至虞書堯典篇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說云春分之昏南方朱鳥之星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也先生乃問曰然夫云中星鳥以正仲春者是仲春觀朱鳥之星以正其候也且云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於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即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於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鳥之星何謂也說者不能對惟云傳疏

若無他解矣先生擇其座者曰起前吾語汝夫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四座無不拜而言曰先生真達六經者也所以于補于不謬矣先生于諸經若此者不可遍紀先生又以諸家傳解箋注于經者多未達窮其義理常曰吾他日終悉別為注解矣大以鄭氏箋詩為不可曰吾見玄之為心務以異其毛公也徒欲強已一時之名非能通先師之旨且詩之立言不執其體幾與易象同奧若玄之是箋皆可削去之耳又以論語集解闕注者過半曰古之人何若是吾聞韓文公昔重注之今吾不得其將不筆又慮與韓既死使吾有所艱也天乎哉先生每講中說歎曰後之夫子也續六經矣世故道否吾家不克有之甚乎年之始成也逝矣天適與其時行之為事業堯舜不能尚也苟不死天下何有于唐哉先生以房杜諸子散居厚位叶佐其主遇其君不能揚其師之道大其師之名乃作書以罪之先生所行事人

咸以為非可與伍惟范杲有復古之什以頌其德以其能復敦于古故賦復古以其能行仲尼之道故賦闕里以章別當世之人能作野史故賦踵孟以其能解子雲之書故賦先雄以其或筆削其韓文之繁者故賦刪韓以其將來太常第故賦多文以其必首冠于四科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賦出祿以其將果得其位則指南于吾道故賦指南末以釋經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永休于世用故賦釋經先生見之曰范杲知我矣天之未喪斯文哉天之若喪斯文也則世無范矣范無是言矣開寶中先生來京師遂刻石為記于補亡亭內以誌其已之事後從仕于世而行其道焉論曰孔子沒經籍遭秦之焚毀幾喪以盡後之收拾煨燼之餘者得至于今用之也其能繼孔氏者軻之下雖揚雄不敢措一辭以至亡篇闕而其名具載設虛位也使歷代諸君子徒忿痛而見之矣故有或作而補之者大亦不能過其百一力蓋不足繼也隋之時王仲淹于河汾間務繼孔子曰續六經大出于世實為聖

人矣是以門弟子佐唐用王霸之道貞觀稱理首承十八君之祚
尚非其董常輩之會及也於乎知聖人之道者成聖人之業矣吾
猶不得見王氏之書乎觀夫補亡先生能備其六經之闕也辭訓
典正與孔子之言合而為一信其難者哉若王氏之續六經蓋自
出一家之體裁比夫補亡篇力少殊耳所謂後生可畏者雖經籍
尚能補之矧其餘者哉不可謂代無其人也

退士傳

种放

退士不知孰氏然常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於南山中號退
士或云我惡時之苟進者又云鄙好勝者欲矯其為而退居稱病
焉退士性恬易善自持常以聖賢方正之言鑑諸己或未善則悔
恨立遷平生寡嗜慾樂遊雲霞空荒間常自足不顧窮困幼時拘
父兄教以章句奇偶之學于時不遂志已而盡弃昔之所學退
居空山窮谷中取九經六籍諸史百家之言合於道者恣讀之然
後知皇王大中之要道德仁義之本盡在於是矣然尤好孟軻書

益知聖人之道尊自戰國繇漢唐而下百氏所說或有汗漫齟齬
不安者皆擬聖言以證其中惡司馬遷尊先邪說叛斥聖道怪前
世明教正道之賢不摘其說而竄殛投去使千古而下學者無疑
不知尚四顧何待也著蒙書十二篇大抵務黜邪反正義磔姦蠹
又條自古之文精粹者漢則揚子雲隋則王仲淹唐則韓退之然
以退之當子雲而先仲淹次則蛻之文樵之經緯皮氏文藪陸氏
藪皆句句明白剔姦塞回無所忌諱使學者窺之則有列聖道德
仁義之用彼刻章斷句補綴偶屬者徒為戲爾或有稱技術卜相
候察浮屠死生幻化之說者必正色引經誥以斥之雅尚山林之
居奉母氏率季弟結宇巖阿貧無所資給亦不戚戚于心窮年人
亦不知其何謂也每登高邱步邃谷延宴坐見懸巖瀑流壽木垂
蘿闕邃岑寂之處則終日忘返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几常百餘日
人不知其然吉凶慶弔之外平時亦罕接人事不交權貴所與朋
類自非道義所在亦不汲汲而取遇事感激亦率為歌詩箴頌嘗

曰幸逢聖人時見天子禮樂征伐車服旂常道德之盛底於太寧而退固是幸也時議或謂者則曰而退也退其迹耶退其名耶退士則曰不退而迹庸為爾直不退而名庸為爾程於戲名迹判於時神心交於機俾道愉而下欺義忒而中離子獨亡退乎予獨亡退乎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今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亦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

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眾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皆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桑懌傳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九

五

歐陽修

桑懌開封雍邱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願令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嬴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卽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持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嶠右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爲盜所

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兵以捕之旣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兵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爲眞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九

五

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其給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為君致閣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闕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省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慙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

道理多此類始居雍邱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為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為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趙延嗣傳

石介

今三司副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而已內無兄弟以禦其侮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女稚弱衣

服飲食須人何恃不以凍餒死則為彊梁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顧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舍人死無一區宅一厘田延嗣為營衣食之資身為負擔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數十年如一日未嘗少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子如舍人生三孤女自幼至長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女皆適人延嗣終不識其面初寓於宋三女俱長延嗣晨起白堂前將西走京師趙氏始不知謂捨去皆哭延嗣以女長未嫁將訪舍人之舊求所以嫁至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聲哭哭止且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媿謝曰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學慕古人況與舍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矣二公因為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為壻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文鼎之子鄉貢進士季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

古君子之行古列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為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去復為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矣魯有顏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鄰家女投叔子宿叔子使執燭以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養三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韓吏部凡嫁內外及朋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皆當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也叔子魯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為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義卓焉與顏倅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延嗣所為如此有可以厲天下因傳之云延嗣以令終

范景仁傳

司馬光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為人和易脩敕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

子監生及貢奏院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眾景仁獨不然左右與竝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眾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為恥舊風遂絕釋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其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為東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及用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為入聲謂景仁為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便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為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辨為校勘四年乃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詔除直祕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競為激訐以采名或緣愛憎污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非關

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闕略不言陳恭公為相嬖妾張氏管殺婢御史劾奏欲去之不能得乃誣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史亦可斬御史怒其劾景仁以為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為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仗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捨此不言願惟抉擿細微以塞職是真負國吾不忍也即上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周王既薨真宗宗室子養之宮中陛下宜為宗廟社稷計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人心章累上寢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讎執政或諭以奈何效干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為去就之決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

之意恐行之而事有變故畏避而為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宗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為身計亦已疎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為之股栗尋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因辭不拜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姦言已入為之其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況事早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它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日姦言已入不可弭他日可弭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奏章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脩撰頃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英宗即位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大忤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迎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今陛下既為仁宗後若復推尊濮王是貳統也殆非所以報仁宗之

盛德眾論鼎沸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即具列為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臺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曰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邪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會宰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按不合故事加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即位復召還翰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祖宗法令專以聚斂為務斥逐忠直引進姦佞景仁上疏極言其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即不用臣言臣無顏復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

乘興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嗚呼歸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即切齒疾之與倍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

忍捨去況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文中子補傳

司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略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蚪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蚪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蚪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有問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銅川

宋史卷一百四十九
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自玄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
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璵受禮於河東關朗受樂於
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
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
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眾乃著禮論
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
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
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饗粥願
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
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
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
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
依仁然後遊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懷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

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
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
平而無爲通以爲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
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
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
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
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
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
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
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羣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
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者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
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
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
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爲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

狎頹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飲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聞誹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讓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讓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時二弟凝績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績及福時之子勳勳勃皆以能文著於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

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疑與福時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為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為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時又云疑為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為姑蘇令大夫杜淹奏疑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為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摠隋史縱叔達曲避權戚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

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
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
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
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於釋老者也夫聖人
之道始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
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為皆發於至誠
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為而判哉如通所言
是聖人作偽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
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戲玄長而晉室亂
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為聖人矣則
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於西方不可
行於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邪秦焚詩
書之文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
故王術既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譚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

釋迦稱前生之因果弃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
齋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
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翱
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
之遂大行於世至有真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為
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
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
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闕

無名君傳

邵雍

無名君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
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
滓十去其三矣年三十歲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
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今遂盡古今之情已之滓十去
其八九矣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

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于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
既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
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曰斯人不能器安得謂之陋既而
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于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
又考之于天地不對當時也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
名君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
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跡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
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
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
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
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
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閑往閑
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吾未嘗不為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
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

信靈煩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常命之曰太和詩曰不佞
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家素業為儒言身未嘗不行
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
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舜堯之談
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
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君之行乎

洪渥傳

曾鞏

洪渥撫州臨川人為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
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進輒黜久之乃得官官不馳
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
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
其為人渥死迺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時兄已老不可與俱行
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
必安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

田其孳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為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之所存蓋人人之所易到故載之云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宋文鑑卷第一百五十

曹氏女傳

章望之

方山子傳

蘇軾

公默先生傳

王向

上谷郡君家傳

程頤

巢谷傳

蘇轍

孫少述傳

林希

錢乙傳

劉跂

玉友傳

劉跂

露布

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曹氏女傳

章望之

曹氏者吾同郡尚書郎脩古之幼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史持憲無阿回言事失職知閩之興化軍暮年而卒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既沒其故僚率吏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窆葬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莅民政約於奉身廉於臨人今其亡矣葬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苟將受斯遺焉惟它人忍之我弗忍也母因是請而使辭焉其故僚復謂之曰葬先公弗資是則亦聞命矣願以異日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何哉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罰父沒而喪存焉不以此時哀戚而遽謀嫁幣不亦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幸而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績之備何敢以是自諉哉願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不受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被貪殘之夫好財瀆貨死則已爾惡復悔悟耶方朝廷

發貪冒之禁防制執事之人如維繫之械繫之尚以濫狀相望於敗辱者為不少矣卒惟無怍焉有如曹氏專脩父志而有所累孰謂曹氏不賢也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厚於義而薄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尚廉篤孝固賢矣其里人曾孝基得斯說來告則未知其年與名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弃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譴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

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弃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公默先生傳

王向

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間不得意去居穎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謀又去穎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穎為居廬少有生計主人公賢遇先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穎耶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避地避色避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

節徇名被服先生究窮六經頑鈍晚成所得無幾羅籠大綱漏略零細校見繩墨未為完人豈敢自忘冀用於世子所厭苦正謂不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予譽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隘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主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我來者謂誰讒一日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適異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以言也意輩弟子常竊論先生樂取怨憎為人所難不知先生不樂也今定不樂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刺口論世事立是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公議名此人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意有三事為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能聽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舌強不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可得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憎反背腹非詆笑縱橫得其細過聲張口播緣飾百端德敗行破自然世人賤彼賢我意策之三此為最上者

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次者對曰捐弃骨肉佯狂而去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已世人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訶鋒起幾不得與妄庸人偕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病然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而嘆曰吁吾爲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微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爲公默先生

上谷郡君家傳

程頤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孟縣人行第二世爲河東大姓曾祖元嵩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郡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無所不

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歎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閣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持常連夕不寐年十九歸于我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眾人游觀之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取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眾入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爲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好爲藥餌以濟病者嘗大寒

有負炭而擊者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爲此勝則貧者困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道不少絕也纔數歲行而或踏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踏乎飲食嘗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詈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詈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之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如己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掾毗陵聚口甚眾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爲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僦葛氏舍

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戚間紛華相尙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爲在廬陵時公宇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槌乎可與之後家人不復敢言怪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頤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綫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頤以不才罷應科舉方悟夫人知於童穉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平生所爲詩不過三二篇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覲親河朔夜聞鴻鴈至爲詩曰何處驚飛起離離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羈妾守

空房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
歎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
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常自謂不
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脩養之術甚效從先公官嶺外偶
迎涼露寢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疾革召醫視脉曰可治謂二子
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
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
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
谷郡君

巢谷傳

蘇轍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爲里校師
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
遂弃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
騎射擊刺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桀有韓存寶

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爲河
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
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
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
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卽變姓
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
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
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徙循予
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
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
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
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不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
人也旣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
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子瞻於南海予愍其老且病

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眎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孫少述傳

孫侂字少述世吳興人父及仕至尚書都官員外郎簡州侂侂方

林希

四歲從其母胡氏家揚州母親教之侂雖幼已惕然能自傷其孤悲泣力學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精識玄解能得聖人深意多所論議慶厯皇祐間與臨川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於江淮間侂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有賢人焉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侂內行峭潔少許可不妄戲笑所居人罕識其面非其所善造門弗見雖鄰不與之通其論曰文氣也君子之氣正眾人之氣隨行之於身而正者然後為文故必見諸行行不正則言無以信於世故侂之詩文嚴勁簡古卓然一出於己自成法度如其為人嘗舉進士不中母病且革頗恨不及見其仕侂嗚咽自誓床下終身不求仕進葬其親蘇州之陽山廬墓終喪久之親友勸復舉進士皆不聽從其兄觀往來南方兄卒遂客居吳門徙吳興丹陽又徙真州平日閉門讀書鼓琴以自娛體素羸喜親方書治藥餌未嘗傳經教授而學者聞其風指多所開悟侂志節剛果不為矯激奇詭之行而氣貌足以動人所至一坐為之凜然視權倖與善

宦者意若奴隸之以故不能者多相與排毀侔聞自持愈厲不少
降屈故所憎嫉者終亦嚴憚云故相晏殊頗稱其才知制誥唐詢
劉敞錢公輔尤尊禮之詢嘉祐中守蘇表其孝行詔賜粟帛又薦
之曰清不苟名和不溷浴履道而常其守處賤而得其安敞爲揚
州論其賢以爲居則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干譽
足以扶世而不偶世以自用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
以爲試祕書郎揚州州學教授侔凡五辭卒不赴敞守永興奏請
侔管安撫司機宜文字亦以病免英宗卽位知制誥沈遘王陶
薦侔及汝陰王回常秩三人者可備侍從皆除試大理評事忠武
軍節度推官且試以縣侔得滁州來安又不赴熙寧三年翰林學
士韓維復薦之以爲常州團練推官又不受命侔初罷舉進士第
無所歸天章閣待制王鼎以女妻之世多稱鼎爲能好賢王氏早
卒又娶劉氏生四子嵩嵩裔局五女侔資自奉儉約家人化之然
以病日必肉食而妻子相對疏茹而已閨門雍雍如也元豐三年

除通直郎致仕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六有詩四千篇
雜文三百篇兄觀亦有學行仕至太常博士贊曰先生天下之剛
也不強顧其所不強語其所不語獨貧而足獨窮而樂觀於萬物
自信而淨潔已矯俗以行其志終身不仕未有若斯之全德也古
之所謂求仁而得仁者其先生之謂耶

錢乙傳

劉跋

錢乙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倣納土曾祖贊隨以北
因家於鄆父顯善鍼醫然嗜酒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
返乙時三歲母前亡父同產姑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爲子稍長
讀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沒乃告以家世乙號泣請往迹父凡五六
往乃得所在又積數歲乃迎以歸是時乙年三十餘鄉人感慨爲
泣下多賦詩詠其事後七年父以壽終喪葬如禮其事呂君如事
其父呂君沒無嗣爲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皆與親等
乙始以顛顛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

奏授翰林醫學賜緋明年皇子儀國公病瘵癰國醫未能治長公
主朝因言錢乙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皇
帝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乙對曰以土勝水木得其平
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小臣適當其愈惟陛下加察天子悅
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室逮士庶之家願致之
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持難俄以病免哲宗皇帝復召入
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不復起乙本有羸疾性簡易嗜酒
疾屢攻自以意治之輒愈最後得疾憊甚乃歎曰此所謂周痺也
周痺入藏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製藥
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亡何左手足攣不能用乃喜曰可矣又
使所親登東山視菟絲所生篝火燭其下火滅處劇之果得伏苓
其大踰斗因以法噉之閱月而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
疾者退居里舍杜門不冠履坐臥一榻上時時閱史書雜說客至
酌酒劇談意欲之適則使二僕夫輿之出沒開巷人或邀致不肯

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攜襁負纍纍滿前近自鄰井遠或百數十
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去初長公主女病泄利將殆乙方醉曰當發
疹而愈駙馬都尉以爲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尉喜
以詩謝之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顧其幼曰此且暴
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恚曰幼何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
日果發痲甚急復召乙治之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火色直
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病嘔
泄醫以藥溫之加喘乙曰病本中熱奈何以剛劑燥之將不得前
後洩子石膏湯王與醫皆不信謝罷乙曰毋庸復召我後二日果
來召適有故不時往王疑且怒使人十數輩趣之至曰固石膏湯
證也竟如言而效有士人病欬面青而光其氣哽哽乙曰肝乘肺
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家祈哀疆之予藥明日
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卻三補肺而益虛又加唇白法當三日死
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今尙能粥居五日而絕有娠婦

得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
徧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愈目
張不得瞑人不能曉以問乙乙曰莫郁李酒飲之使醉則愈所以
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
結去膽下目能瞑矣如言而効一日過所善翁聞兒啼愕曰何等
兒聲翁曰吾家學生二男子乙曰謹視之過百日乃可保翁不憚
居月餘皆斃乙為方博達不名一師治種種皆通非但小兒醫也
於書無不窺他人斬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
識物理辨正闕悞人得異藥若持疑事問之必為言出生本末物
色名貌退考之皆中末年瘰癧浸劇其嗜酒喜寒食皆不自禁自
診知不可為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享年八十二終于家所著書
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一子早世二孫今見為醫河間
劉跂曰乙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奇節似俠術行而身
隱約又類夫有道者數謂余言曩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家嶺

觀氣象至逾月不寐今老且死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
從我當相授余笑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如欲復得
之難哉沒後余聞其所治驗尤著東州人人能言之矧其章章者
著之篇異時史家敘方術之士其將有考焉

玉友傳

劉跂

玉友其先出自后稷得姓九種別為禾氏居官長子孫又為庾氏
有子粲從儀氏受道家術術成一息千日大寒凝海而不冰世稱
以為神其後子孫命氏不一唯甘氏最著傳數世有壺公者無冬
夏隱壺中人挹之輒出世謂玉友後或曰壺公既仙去歷千數百
歲時時猶復往來人間今玉友即壺公也為人精白不雜處少時
帶經就春方士中黃生白水真人一見定交杵臼之間相與差擇
淘汰復修儀氏術烝烝柔和羣居化之雖蓬室甕牖投者如歸一
巾一瓢意湛如也好事者或載與俱出所至爵者避席一坐盡傾
既去人思慕若渴平陽侯為相獨親厚之吏士人人爭欲進說皆

不得問故人徐公爲郎言於朝曰此臣家中聖人也去游荆楚荆
州牧虛齋中以館之使其子伯雅叔雅季雅受學焉嘗得董生春
秋玉杯書閣而喜曰知吾趣者不在玉杯中乎晚從王公子至山
東東山聞聲爭交驩河間老人一見心醉歎曰吾屬徒知飲其德
莫知名其器因命史筮之遇需三之比三其占曰吉是謂三益味
道之腴澤外晬中冰雪與居非金非石其臭如蘭有孚盈缶富以
其鄰殆將有不塵之好得於宴樂之間因賀曰斯人玉也諸君其
得而友之乎老人頓首幸甚字之曰玉友初甘氏宗族既眾仕宦
高者入侍太官奉祠祭其在州郡爲平原督郵爲青州從事或封
宜城侯劇陽子下至斗食丞甚眾其餘散居里邑田野往往銜鬻
自售無老幼賢否皆得與之交倡優下俚狎溺尤甚號爲驩伯愛
之不容口由是交道遂漓縣官旣覺之因著爲令盡取其財佐公
上毋得藏器于家清廉之士至揭表自別獨玉友不然瑰意琦行
門無雜賓私淑諸人未嘗顯於時旣性所守亦其勢然也與人接

初若恬和而中甚烈天質醅白終始一致炎涼莫能移奪平居固
罕見之人或望其顏色皆矐眙及深味其言無不心悅誠服識與
未識以是沾丐所及人忘其少讒者或恨其不滿聞而笑曰君子
多乎哉不多也他日老人坐草堂蒼官青士列侍堂下風月佳夕
獨玉友與桐君在桐君方有高山流水之趣當是時玉友色愈粹
風味愈勝相視莫逆驩然絕倒老人歎曰平生聞高士稱羲皇上
人嘗謂虛語今乃信然恨不使陶靖節見之客有邂逅相遇者頽
然內熱爽然自失人怪而問之曰見吾玉友邪客長歎曰閱人多
矣疑其不從人間來其爲人心服如此常自言吾師以寅生以酉
終故酉日輒隱不見然出處亦無常度或對客未竟人又於他所
見之或同時數家俱見雖人人自謂我良友然似是而非者十九
得其緒餘者十五而得其真百無一二至於官府及市肆若裨販
之家雖願見之終不往浮沈于世莫知其所終太史公曰甘氏得
姓尚矣其後分封以邑爲姓有中山氏青田氏桑落氏烏氏程氏

鄂氏此皆著姓日以滋盛而玉友名氏弗章獨以德稱其亦有以也夫其亦有以也夫或隱或見莫考其出處此與薊子訓左元放何以異淨沈方外野人白士與之忘年而臣不得獻之君故余論其行事未嘗不歎息於斯焉

露布

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嶺南道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都監朱憲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罪弔民明王之耀武我國家仰稽玄象大啟洪基將復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曠俗獨恃遠以偷安久肯照臨罔遵聲教僞漢國主劉鋹性惟凶惡識本庸愚以虐害爲化風以誅戮爲政事置火床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剽確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刀鋒之不快用鋸解以恣情鬻割割屠窮被殘害一境顛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眾心

望我如望皎日我皇帝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遙稟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平於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鋹遠懼傾危尋差人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姦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留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留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僞命文榜皆是會合逆黨以拒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僞禎王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反覆認此狂迷尋結戰以交鋒復揮戈而誓眾行營將士等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効命八十里槍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鋹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甚昆崗之火投戈散地甘從豕野之誅劉鋹則尋卽生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沾衿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算

退數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殊方既又長承日月之迴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降祐其劉鋹并偽署判六軍十二衛禎王劉保興太師潘崇徹玉清宮使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龔澄樞列聖宮使六親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驍騎大將軍內侍郎薛崇譽等朋助劉鋹拒王師既獲生擒合同俘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昇州行營馬步軍戰棹都署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臣曹彬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類不無雷電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役所以表陰慘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啟萬世之基應千年之運四海盡歸於臨照八紘皆入於提封西定巴邛復五千里昇平之地南收嶺表除七十年僭偽之邦巍巍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遠被頃者因緣喪亂分列土疆累朝皆遇於暗君莫能開拓中夏今逢於英主無不掃除惟彼

江南言修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內懷姦詐之謀況李煜此是駭童固無遠略負君親之鞠育信左右之姦邪曾無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修繕城壘欲為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抵拒之計我皇帝度深含垢志在包荒輟青鑠之近臣降紫泥之丹詔曲示推恩之道俾修入覲之儀期暫詣於闕庭庶盡銷於疑問示信特開於生路執迷自履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背順士庶咸懷於憤激君親曲為於優容但矜孽豎之愚蒙慮陷人民於塗炭累宣明旨庶俾自新略無悛悟之心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於用兵大江特劫於長橋銳旅尋圍其逆壘皇帝陛下尚垂恩宥終欲保全遣親弟從鎰歸迴降天書委曲撫喻務從庇護無所闕焉終懷虵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逆寇肆凶徒則劫掠王民勞我大軍駐踰周歲既人神之共怒復飛走以無門緄絀竟効其先登蟻虱自悲於相弔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姦臣無漏於網中李煜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氛霾頓息萬家之

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於虐政喜
逢邊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惟皆鼓舞有以
見穹旻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
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遙稟一
人之睿略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偽署臣寮已下
若干人既就生擒合將獻捷臣等無任歌時樂聖慶快懽呼之至
謹奉露布以聞

宋文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廿四完